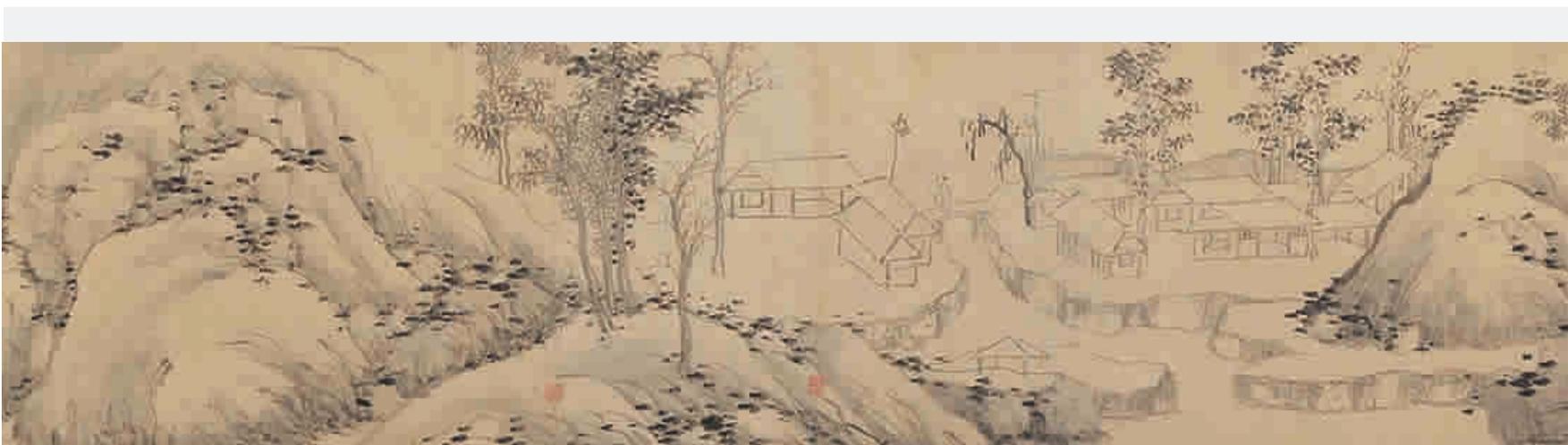


林距离

从屈辱中走出的艺术

林明杰



明 沈周《西山纪游图卷》(局部)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此图系沈周出宋藏经纸,辅以佳墨而成,故兴酣笔畅,点染淋漓,吴湖帆跋中称“早岁之作以故宫所藏《庐山高》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第一”,“晚

岁所作应以此卷为第一”,并题为“梅景书屋沈画第一”。

图绘吴中胜景,且又是明四家之首所作,作为同乡后辈的吴湖帆自然格外珍重。为得此作,湖帆不惜以家藏郑思肖《兰花图》出售,得资后辗转获藏

日前在上海博物馆结束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第一期)中,有一幅被吴湖帆誉为明代大画家沈周晚年作品“第一”的《西山纪游图卷》。此画之精彩暂且不表,只说沈周的一段“屈辱史”。

画史中有“明四家”之说,乃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沈周非但排名首位,还是文征明和唐寅的老师;非但在后人所写画史上地位显著,即在当时也是蜚声朝野。

然而再出名的画家也是“小众”名头,就唐寅之所以家喻户晓并非因为他的画,而是他“点秋香”的戏文传说。有位履新苏州的郡守就不知道沈周。他征集画工给衙门画壁画,有嫉恨沈周的当地人就借沈周的名字报上去,让他去“服役”。

这时,沈周已年近古稀,有人劝他去找权

贵发话免除这种有失尊严的劳役。沈周说:“规定是这样,我就得去。找权贵求情,岂不更受辱!”于是不声不响地去服完了役。

不久,这位郡守进京述职,吏部的官员纷纷问:“沈先生无恙乎?”他不知所对,漫应:“无恙。”去拜见内阁首辅李东阳,李东阳问:“沈先生有信给我吗?”郡守益发惊愕,胡乱回应道“有,还没到。”他仓皇而出,急忙找到侍郎吴宽(也是书画史上的大家),打听到了“沈先生”是何等人物。然后再找手下一查,原来“沈先生”就是那个乖乖地来服役画壁的老头。郡守回到苏州,赶紧前往沈周家拜谒,赔礼道歉近乎等等。

沈周这样的大画家服的是什么役呢?原来这种制度源自先秦之手工匠人为官奴的制度。明代手工业者沿袭元制,一律被编入匠

籍,隶属于官府,世代相袭,实行轮班或住坐为国家服役。画师也属于匠户,必须听从官府征调,无偿服役。在艺术史上的大家,当时的身份竟如此低贱。好在中国古代精英文士阶层崇尚诗书画艺,对身份低贱但有杰出造诣者,并不歧视,甚至待若上宾。

今天,我们走进作为艺术圣殿的博物馆,瞻仰那些被供奉着的人类艺术瑰宝,陶醉在它们的艺术魅力之中,不太会想起这些艺术瑰宝创造者曾经的屈辱地位。从青铜器、玉器、瓷器、雕塑到绘画,其中许许多多当年不过是工匠和奴隶的劳役之作。这些伟大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无法想象今天艺术家的自由、荣耀和地位。

地位的卑贱不过是艺术创造者曾经的屈辱之一,这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已无法想象。除此,艺术家还得面临艺术观念不同带来的屈

辱。在西方是这样,如印象派艺术诞生所遭遇的嘲笑和排挤,如梵高被视同疯子,毕加索被视为骗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如齐白石被京城的正统派画家们视为乡巴佬;在荒唐岁月里,持不同艺术观的林风眠被人要求当众对着石膏像写生,以检验这位杭州国立艺专创办者的“基本功”;画风稚拙的关良也被红卫兵逼迫在弄堂里临摹学生美术教材,看他能不能画得像……几乎每一位开派的艺术

家,都曾面临过人们冷眼和嘲笑的屈辱。

人类的艺术就是这样从屈辱中走出来的。

人类的艺术之花几乎就是开在屈辱的蛮荒之地,并最终使蛮荒之地变得万紫千红。同时,人类文明的程度,也体现在社会以及每个人对待艺术和艺术家的态度上。

砚田论道

王国维,因书得福

他山之玉

张瑞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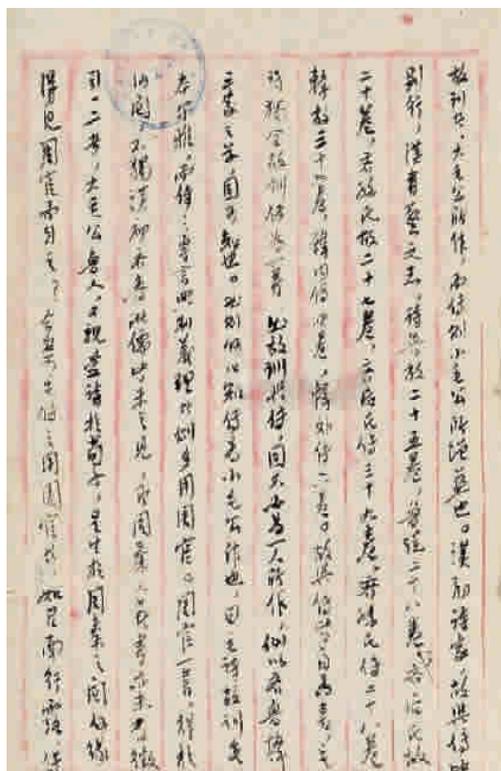
陈筱君

父亲是儿子最好的导师,王乃誉指导王国维学书,目的是经世致用,而非是当一名书法家。有意思的是,无意成书家的王国维,恰恰是因一幅扇面,一首咏史诗,偶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才得以迎来人生的转机。在东文学社学习的王国维手书了一幅扇面,录有自作《咏史二十首》中的其中一首——西域纵横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振玉看着扇面,喜出望外,他说:“公来受学时,予尚未知公。乃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贻其家,俾力学无内顾之忧。”少年并不得志的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里,依靠家学,崭露头角了。

也许王国维的时间多半被读书、著述占去,很少见到他的可供悬挂的书法作品。王国维故居陈列的墨迹,基本上是书稿、尺牍、笺书、便条等,幅度不过盈尺,字型只有一厘米大小,结构谨严,章法疏密得当,笔力遒劲,做文章读,铿锵有力,当书法看,赏心悦目。王国维是较早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又认真考释了道光、咸丰以后出土的“三代重器”毛公鼎、盂鼎、克鼎,以及虢季子白盘等钟鼎彝器铭文,融会贯通了“地下之学问”与“纸上之材料”,撰写了我国学术界研究甲骨文的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遗憾的是,在王国维留下的墨迹里,没有见到他写的甲骨文。

我带着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的手稿本到海宁的,我觉得这些小

楷起点高,路数正,入纸扎实,点划交代清楚,墨偏淡,却不失沉重,笔力实,又显空灵。王国维是为了写作而写字,他必须考虑所书写的文字内容和阅读者知识准备的对应关系。因此,王国维写字十分收敛,字的重心明确,易读、易懂。他的行书亦从二王中来,又吸入宋人的气息,严谨、精致,线条富于变化,与文稿内容相得益彰。学者写字,要求较多,首先想到字是载体,读者感兴趣的是字与字组成的文章,和蕴涵文章中的思想与境界。王国维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他知道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很少是因艺术的目的诞生的,这些闪耀着智性之光的远古字迹,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宗教信仰,是情感抒发。他最后的绝笔,也印证了这一点。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用毛笔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的一句话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然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给人留下无尽的疼痛。我看过多次



王国维的遗书,我觉得,王国维遗书中蕴含的生命绝望和《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的智慧芬芳,是极端之美。因此,我认为,它们是20世纪杰出的书法作品。

最冷年份的两极分化

2015年被很多人评为市场最冷的一年,在整个市场里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市场环境极度被压缩,也让拍卖市场呈现比较大的变化,日场几乎是拍卖成交率非常低,统统集中到夜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所有比较大的拍卖注意到的问题。

另外,中国拍场选择的拍品跟国际拍场选择的拍品有些非常大的不同。国际拍场目前主推日韩拓展大亚洲概念越来越成型。这个部分上注意到像奈良美智和草间弥生,但是这几年这两个艺术家因为有密集的大型展览从美国一直到亚洲,所以造成一股风潮,更多的收藏家对这两个艺术家有更多的认识,尤其2015年分别造就了非常高的拍卖成交纪录。

还有一个部分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目前一个新生趋势也就是所谓“具体派”跟“单色画”部分。具体派目前成为市场的黑马,可以从明星艺术家白发一雄和田中敦子在最近都纷纷超越了他自己本的价格,尤其是白发一雄在2015年苏富比春拍已经有2400多万的港币成交纪录,田中敦子也造就了820万港币的成交纪录,不断地刷新他个人在二级市场的拍卖纪录。注意到拍卖公司在引领潮流部分还做了一些学术方面的梳理,尤其是对具体派挖掘出来创始人吉原治良的价值,刻意做了一个专场,这个专场也是2015年第一个白手套专场,22件拍品总成交额超过2676万港元,这个部分可以凸显出来拍卖公司在这个部分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挖掘这些市场价值。

危机也是转机,回归基本面思考问题,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静。这个时间我认为反而让有一些真正希望来做收藏的朋友反而回笼。大家注意到最近的一二级市场、画廊、博览会,在成交率上、关注度上明显提升。(摘自99艺术网)